



对妈妈说不

□ 原著：泰顿·劳伦斯·列夫【爱尔兰】

□ 编译：李克红

我的妈妈是克朗梅尔学校的校长。她是镇子上最受尊敬的人之一。

从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妈妈就告诉我，海军军装是世界上最英俊帅气的服装，因为我的外祖父就是一名海军，她从小就看着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穿着那样的军装。不过，我的外祖父在对抗纳粹的战争中牺牲了。

我的妈妈一直在镇上的安德鲁裁缝师那里为我定制海军军装。除了海军军装以外，我没有任何别的衣服。我的同学们经常会取笑我，但我都会非常自豪地告诉他们：这是世界上最英俊的服装，我的外祖父就是一名海军！不过，他们似乎并没有被我说服，他们只是哈哈大笑。

当我在都柏林读中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周末，我的同学伊诺克和加尔邀请我一起去参加舞会，但他们说我的衣服有些可笑。我告诉他们，我的妈妈对我说过，我的外祖父是一名海军，海军军装是世界上最英俊帅气的服装。

你总说你的妈妈，但是你自己喜欢吗？伊诺克问我。

我的天！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我只是觉得妈妈是最爱我的人，她说的话不可能有错。但是，我的妈妈似乎一直以来也只会告诉我：你应该要这样做，却从来不会问我：你是否喜欢这样做。我陷入了沉思。

加尔拿出了他的蓝色T恤和牛仔裤，让我试试，当我穿上这些我从未穿过的衣服后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我。我欣喜若狂。加尔非常大方地把这套衣服送给了我。

假期的时候，我穿着这套衣服回到了家，我的妈妈吃惊地看着我，她甚至大声地质问我：你为什么穿上这样的衣服？这实在太荒唐了，你



寻忆

□ 吴妹娟

顾寻再次站在清水镇口前，已经是十年后的事了。

他愣了很久，低下头，又揉揉眼。

视线似乎不能聚焦了。此时正值盛夏，想必是阳光刺眼的缘故，但却不只有这个原因。眼前只有一大片一片温柔的朦胧的绿色，携着温柔清凉的风抚慰着他的脸。

他感到惊异，感到很陌生。

十年前的清水镇，不只照片上充斥着黑白灰的老色调，就连实景也是。空气中细小的粉末使他呼吸困难，那风，也是极粗暴的，呼啦卷起一大片细碎的沙石磨痛了他的肌肤。

再久远的画面竟是与眼前景象毫不违和地，重叠在了一起。

像是从未改变，又似是曾相识。

大学的暑假，顾寻承父母的嘱托，独自一人来到故乡清水镇，与长居在此的爷爷奶奶相伴两月。

起初他是反对爷爷奶奶重回故居的。爷爷奶奶已于十几年前搬出清水镇与父母同居，但几年前忽然执意要回清水镇安享晚年，谁劝阻都无济于事。后来父母也不再坚持。只顾寻一人，即使在大学期末季临近时，依旧不厌其烦一天一个电话。最后他们实在抵挡不住他舌战群儒的攻势，头疼地喊道：唉呀，你不如亲自来一趟嘛！

此时顾寻半分落叶归根的激动都没有，硬是一个人在正午的大太阳下杵了快十分钟。直到一个梳着娃娃头的小姑娘扯他的衣衫：哥哥，你找人吗？

顾寻这才回过神来，忙点头应道：是的是的，我找顾老先生。爷爷以前是教书的，清水镇的人都认识他。

小女孩的绿色裙子和漫山遍野绿色的波浪很相称，她的小脸一扬，一边越过他往前走一边道：跟我来吧。

于是顾寻随着她走。

房子看上去都很新，像是刚落成不久的一般。公路也是新修成的，平平整整像刚熨过的衣裳。野花野草不甘心地从路旁的夹缝中冒了出来。

清水镇的房屋依山而建，屋前放几把小板凳，上面坐着操劳了一个上午的妇女，正唠着家常。忽然一转头发现了顾寻，声音瞬间高了个八度：呀！这是谁家的小后生？一阵风让家门前树叶又落了满地，她手忙脚乱地清扫起来。

历史影册

满怀崇敬和虔诚，踏着灿烂阳光，穿越黄土高原，我走进了心仪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。

走在杨家岭，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在一孔孔窑洞前停留。窑洞里陈列着的木桌、木椅、笔砚、油灯……让我凝思思索，仿佛看到伟人在陕北的严冬之夜，煎熬着寒冷，挥毫疾书，起草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《论持久战》等许多光辉著作；仿佛看到那张简易而粗糙的桌子前，伟人正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笑风生，发表《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》的著名论断；仿佛看到伟人与跋山涉水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促膝谈心，鼓励他们用小米加步枪一定能打败飞机加坦克强敌的信心和斗志……自古都是心胜于兵，智胜于力。半个世纪前，中国共产党人用延安窑洞换取了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北平、西安……换取了全中国！中国革命的胜利实在是一种思想的胜利，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。延安的这些窑洞真不愧为毛泽东思想的生产车间。

当我随着朝圣的人们走进朴素的枣园，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水沟引起了我的兴趣。其实这不是一条平常的小水沟，她就是有名的幸福渠，留给后人更多的是一场沧海桑田世事变幻的记忆。我想，昔日的幸福渠一定是清水潺潺，浇灌出画家笔下美丽的陕北田园风光：平原麦子熟，山坳玉米熟，坡塄谷穗儿长……而水渠两边更是绿树成荫，鸟语花香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江南景象。

我沿着水渠，寻觅伟人和先烈的足迹。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伟人们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，先烈们奔赴前线捐躯沙场的情景。只有枣园内参天的古树，茂盛的松柏，见证了中华民族走过生命沼泽的足音和震响耳际的催征战鼓。在幸福渠转弯的院落里，一棵丁香树在秋风中摇曳着。它像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，默默地伫立着，在半个多世纪里，回忆着过去，凝视着现在，思考着未来。据说这株丁香树是毛主席亲手栽植的，现已高达四米多。在丁香树后面，便是毛主席当年在枣园居住的窑洞，枣园窑洞不熄的灯光，成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象征，而用幸福渠乳汁般的水浇灌出来的红枣和小米，最终成就了中国革命事业。

登上宝塔山已夕阳西下，如血的残阳染红了宝塔。我抚摸着那些被风霜磨砺，焰火熏黑的宝塔的古砖，抚摸着呼啸的枪炮子弹留下的痕迹，不能不浮想联翩。塔上的每一块青砖，每一个弹洞，承载着它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和人物，记忆着曾经发生的惊天动地的故事，倾情讲述着叱咤风云的壮举……啊，宝塔，你是圣地军民的生命和魂魄铸成的圣灵之塔！

转身北望，蜿蜒曲折的延河像天际飘出的一条游龙，从层层叠叠的山峦间流来。滚滚延河，滔滔流水，曾经激荡着全国老百姓的眺望与期盼。无尽的黑暗是如此沉重，夜幕一样笼罩着神州大地。而在陕北山区的延河

边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、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相继召开，升起了照耀着中国的红星。满怀报国之志的热血青年，眺望着祖国西北角耀眼的北斗星，外国友人看到了陕北高原闪闪的红星，中外记者找到了中国的命运和方向。于是，全国知名的作家、记者周扬、茅盾、范长江等来了；高鼻子、蓝眼睛的外国人白求恩、露易斯、斯诺、史沫特莱、马海德来了；就连张学良、赫尔利都怀着不同的心境来到延安，站在延河边上感受着不同的风霜雨雪。我们现在虽然无法揣摩他们当时的心境，但可以想见，他们对哪一条河都可以视而不见，却不敢漠视这小小的延河。因为，他们清楚地知道，中国历史必将在这里改写，旧制度必将被延河的浪花卷去。

走进延安，就像走进一部厚重的诗史：博大精深，璀璨夺目，让人一辈子都读不完，读不透。

鲁园归来话鸟鸣

□ 张雪云

这两天，小区树丛里，天刚麻亮，总有清亮的鸟鸣，似一根琴弦划过并不十分蔚蓝的天空，头一个音节相对短促，后两个音节略显悠长，前一声尚未渐消于无形，后一声又富有韧性地响起，不急不躁，余音袅袅。

显然，这是我所熟悉的布谷鸟的鸣声，在低回的咏叹调里，似有江南秧田无限的水意，这鸟声，一路按节气飞来，隐匿在翠树丛林里，一刻也不停息。

这是我从这段经历里感受到的：妈妈永远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，但是妈妈的爱有时候会以她的感受为中心，这时候我们需要勇敢地说不，但是勇敢不代表大声，沟通不代表吵架，只要你能冷静说出你的感受，没有一个妈妈不会在意的。因为

我的思绪，又回到了鲁园，人间四月天的园子。

在鲁园的每一个早晨，我都是在鸟鸣声中醒来。布谷，布谷。没错，那是布谷鸟的声音。我揉着疲惫的眼，支起耳朵又听了一会儿，除了布谷声声，还有其他鸟鸣，吱吱，啾啾，叽叽，你一句，我一声，谁也不偷懒，谁也不示弱，一会儿是高声部，一会儿是低音区，偶尔有几声复调，间或又是共鸣，宛如一曲交响，总是那么恰到好处。一时间，整个窗外春深似海，好不热闹。

循声推窗而望，花树下，绿荫处，有几处鸟影，拖长尾巴的，黑白相间的，有的小巧玲珑，有的憨态可掬，或藏身树丛，或是划过一道剪影，从这棵树，跳到那棵树，又集结于高大的泡桐树上。东瞧瞧，西瞅瞅，啁啾之声，不绝如缕。谷雨到，布谷叫。春天最后一个节气来了，正

是鸟鸣时那种宁静。

那是一只鸟在晚上鸣叫，我认不出是什么鸟。当我从泉边取水回来，走过满是石头的牧场，我站得那么静，头上的天空和木桶里的天空一样静。多少年过去，多少地方多少脸都淡漠了，有的人已谢世，而我站在远方，夜那么静，我终于肯定：我最怀念的，不是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，而是鸟鸣时那种宁静。

年少不懂寂静的好处，懂得时，已是人到中年。最初的鸟鸣，总在乡下，最好听的鸟鸣，总在少年时。

谷雨之际，山川黛绿，春水漫漶，正是家乡春耕季节，一只只翼褐

体白尾黑眼黄的布谷鸟，落在参差掩

映的竹树上，一声又一声地叫着。乡间听鸟鸣，无忧无虑，清澈透明，自由自在得很。当然了，在城市里，听鸟儿歌唱的时候，你得要有选择性遗忘，你要忽略高墙外的机器轰鸣，车水马龙，你要遗忘你身处的大都市，你甚至要遗忘文学之外的喧嚣。城市若是没有喧嚣，城市会寂寞的，但听惯了乡间鸟鸣，委身在城里的乡下人，会更寂寞。

鸟鸣的时候，我会格外想念我的乡村，想念那触目便是青山，低头流水潺潺的日子，大山里藏着很多惊喜，只要走进村寨，体悟万物生长的秘密，文字会多了某些色彩、响声与灵气。四月的乡村是美的，也是忙碌的，就连鸟鸣，似乎也是忙碌的。布谷布谷，种瓜割麦，黄鹂唱歌，麦子要割。看来，这园子里的布谷鸟，即使叫声再怎么热闹，实质上，该是透着无谓的寂寞。因为在繁华的都市，是不需要农历，不需要节气，也不需要催耕的。城市里，有的是现代的音响，现代的气息，现代的时空虚拟，现代的机器奏鸣。

清风与归，待我回乡。有时，想想，其实，乡村到底是我们文学人的沃土，是灵感的源泉，心灵的归宿。而且，文学之于我们，应该也需要一个春天，我们欠文学一个热闹的春天。但，文学热闹了，还是文学吗？很多时候，安静，也是一种力量。一路过来，我们走走停停，便忘了内心到底要坚守的是什么！看来，一直保有内心的淡泊，坚守的毅力，不虚美，不懈怠，不隐恶，能真实的表达自己，一如这园子里的鸟鸣，就好。

结业那夜，我再无心听园子里的

鸟鸣，不知它什么时候离开，又什么时候归来。对于还没有熟悉就要分别的友谊，心里诸多不舍，茫然中写下几句离别辞，十年没有写诗了，确凿手生，不管不顾，还是写几句，也算是来过无悔吧：

我们很近，我们很远，隔着一条河，一座山，一些鸟鸣，朦胧中，一些苏醒的文字，开始酝酿离别的诗行，紫藤结下细小的花瓣，悬在绿得浅浅的叶上，海棠忙着开花结果，蒲公英举着一族簇小伞，准备飞向海为家的样子，泡桐开得一满树，刚刚好，缀满我喜欢的淡紫小风铃，白色山楂还在犹豫，该如何落去，才算不辜负这个春天浩荡的情意。

离开的那个早晨，依然是被鸟鸣唤醒，我以为我已经熟悉了它的身影，当一群鸟儿从我眼前飞过，我却无法辨别，谁才是那只布谷鸟。回头，再看一眼，依然安静的园子，浅翠而深蓝，典雅而温馨，阳光斜在梧桐和玉兰树上，一树繁花，一树诗情，有暖暖的风，吹彻心间，有三五学友，歌以吟，咏而归。

花粉佐餐，晨露为饮，那些鸟儿，在美丽的园子里，自由而随心，它们用好看的羽毛，划出一道远去的影子。可是我们，再也遇不见这么美好的时光了啊。一想到这些，离的脚步，多了一些迟疑。回头又看了看，园子里，一些看似柔弱的光，长满细长的芽，在心里，投下一些浓淡不一的痕迹，就如同百草书屋，那些细小而有力量的文字，一一跳跃在如雪的云朵之上，亦跳跃在生活的惊喜之中。

望天门山

天阙洞开祥气深，奇图妙境愧明心。
玉钩盘绕飞云渡，且去乘风越客寻。

登楼闲思

把樽临澧也堪豪，轻棹一舟游碧潮。
世上清风多寂寞，云间明月自逍遥。
岂因昨日暂杯酒，欲作秋枫入赤霄。
水泛花残终匪影，江亭如旧映河桥。

古风新韵

杨天

赐诗词

杨天赐

游武陵源

青嶂百岩悬，知过几路仙？
御书飞墨韵，金篆入云巅。
诗意断崖立，禅心隔岸烟。
天嘉灵秘境，除却武陵渊。

天门烟雨

山花高隐半城烟，耳畔时听雁阵迁。
古寺钟声敲细雨，方知身在白云巅。

御笔峰远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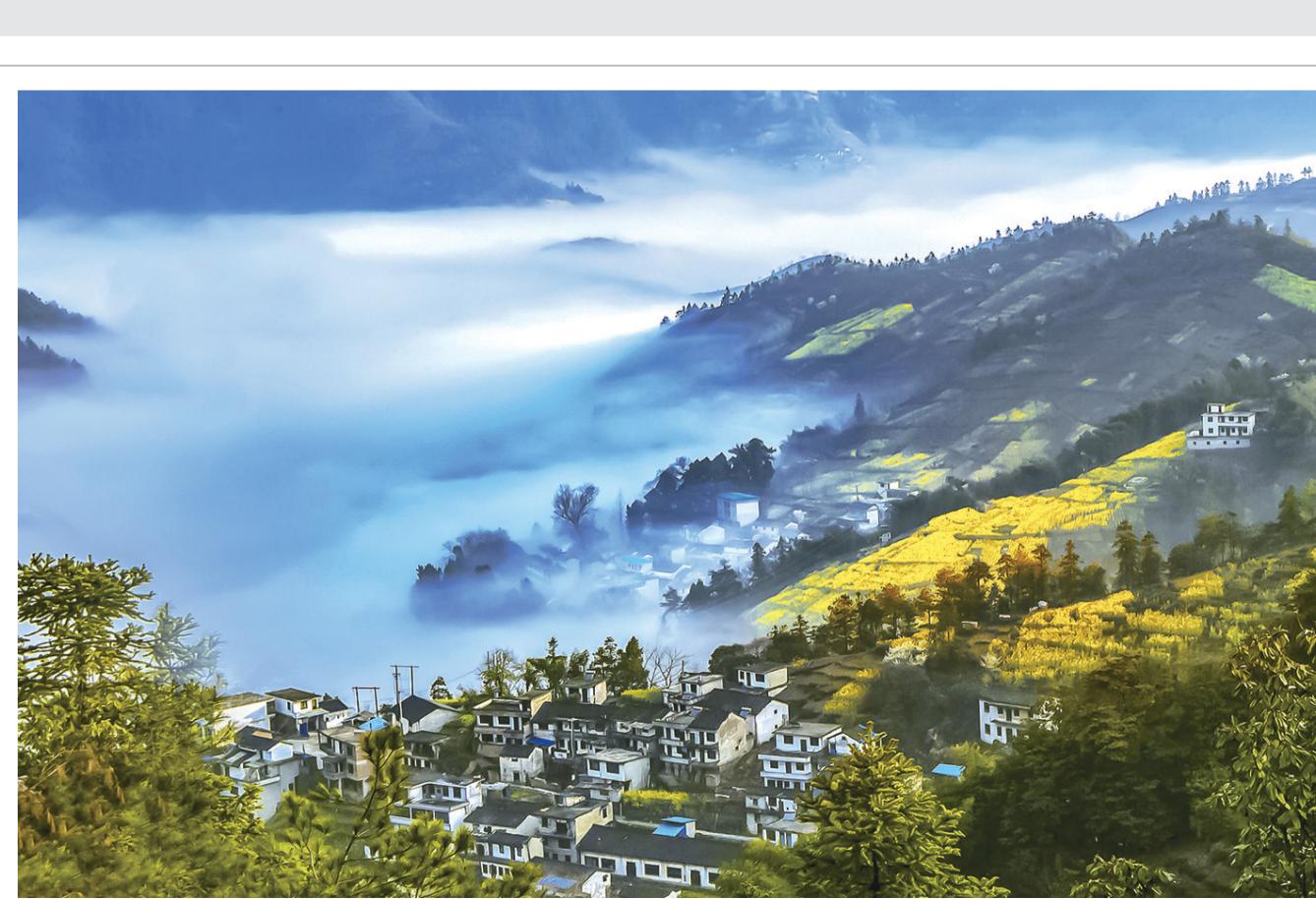
御笔冲天挥圣旨，云横四海列峰迎。
江山草就遗盆景，翰墨春秋锦绣清。

登天子山

石笋砂岩万仞峰，奇峰胜景各难逢。
春秋不老逾常峻，更有神堂悬九重。

临澧行

泽润桑榆草木香，一朝狂奔向安乡。
九峰肯挽留住，滚滚波涛涌远洋。



望天门山

山韵 汤青 摄